

楊復禮編

孔子年譜稿

自序

人知至聖爲可尊，而不知其可尊之故也；人知孔子爲至聖，而不知其何以爲至聖也；人知孔子生於春秋，而不知其生春秋之故也；人知孔子生於魯，而不知其何故不生荆楚也。若此者則非徒僅研其學說所能解也，必也攷其時代之背景，及所處之環境，探其思想之淵源，及一生之言行；茲數事者，非有譜傳詳加考覈，不能得其真相，此孔子年譜之所由作也。

溯自有史以來，二千餘年文化所自出者，孔子一人而已；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後孰爲孔子，二千年來之思想，孔子之思想也，二千年來之禮教，孔子之禮教也；後之俊傑，皆由得孔子之一體以興，後之歷史，皆演孔子之一節以成；苟無孔子，則中國當無今日之中國，世界亦當無今日之世界也；明乎此，則至聖之所以可尊，與孔子之所以爲聖，卽瞭然矣。

孔子生於春秋晚期，其時正值晉楚爭霸之後，吳越方

孔子年譜稿

崛之始，又有戎狄之爭，荆楚之併，貴族生繁，田疇不敷，於是諸侯侵國，大夫侵家，犯上作亂，兼併之劇重演矣。孔子目睹者：周有王子朝逐敬王，魯有季氏逐昭公，陽虎囚季氏，衛有蒯聩出公父子爭國；甚有弑君自立，如吳則闔廬弑僚，楚則平王弑靈王，齊則崔杼陳恆先後弑君。此外小國篡亂，互相殺伐者，不可勝計。當是時也，君權有限，大夫擅政，政治之紊亂，民生之凋敝，可想見矣。

孔子生此亂臣賊子時代，故其尊君權，攘夷狄，正名分，弭禍亂之思想，應運而生；其時貴族政治漸趨墮落，大吞小，強凌弱，如晉有范趙之爭，衛有孫甯之亂，齊有崔慶之禍，魯有三桓之專，均相互殘殺，爭奪無已，故孔子嘆三都，諷三桓，打破貴族當道，改造賢人政治之思想所由起矣。有春秋之亂世，而出此治亂之素王，此孔子所以生春秋之故也。

荆棘之林非鸞鳳所乘，深山大澤而龍蛇生焉，地理與

人物之關係亦巨矣哉。孔子何故生於魯，蓋魯爲周公封國，具天子禮樂，文武周公時代之文化，傳於魯者實多，故後之諸姬，認其爲宗。吳季札聘魯，盡見各國詩樂，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曰：「周禮盡在魯矣。」

孔子生此邦，被此教化者多，其崇禮嗜樂，頌詩好易之習性，非無因焉。孔子中年，居衛最久，衛靈公故墟，乃先代文化中心，總與魯埒，故曰：「魯衛二政兄弟也」；孔子濠其影響者，定不淺於魯也。春秋末年，貴族既衰，社會思想乃開，及孔子住魯，各國人才並起，當是時也，管有叔向，鄒有子產，齊有晏子，吳有季札，衛有蘧伯玉，茲數君者，多爲諸侯賢相，皆負一時重名，其學術思想之精粹，尤超國界而上之；孔子與此數人相邂逅，雖各行其道，而亦難免受其影響。及孔子晚年，厭世而興，如長沮，桀溺，荷蓧，晨門，楚狂，接輿，丈人等輩，皆避亂匿名，反抗時勢，高臥隱居，以示清高也。孔子熱情旁礴，哀民生之多艱，感世衰之道微，欲舍蒼生而不忍，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

有道丘不與易也。」由此觀之，可知其稱稱皇皇，實由此救世心熱而來。慮茲頹運，故能產出孔子之大人物，有魯衛之政教，故出此偉大之至聖，此孔子所以生於魯而不生於荆楚之故也。

上述各點，爲一普最輪廓也，若以其詳，可讀年譜。禮習孔學，宜重於此，年譜之外，將一傳記；然此係小子西庫清室百葉略一，備學聖師初開問津，何敢妄言不讀從事於此者所不敢從事者；雖然，吾愛孔子，吾愛文化；孔子者，儒家之鼻祖，東方文化之淵源也；而愛之，則欲爲之表彰揚揚之；孟子曰：「聖其貴不知其人可乎」，故論世必先知人，欲知人必先考先後，分年月，以爲研究者之線索，於是年譜之作，或爲吾輩欲知孔子事蹟者所需要也。禮學識淺薄，不能將先聖偉蹟多所發揮，但求事舉有經，字字據傳，採擇審慎，下筆謹嚴；然誤謬之處，終亦難免，故字之曰稿，唯乞海內耆宿不吝賜教，拋磚引玉，茲編其稿矣。

孔子生三四九一年庚辰九月序於汴

凡例

一、本年譜之旨趣——處茲發揚東方文化道德時際，檢討孔子學說思想者，頗不乏人，而考求聖蹟者，實爲鳳毛麟角。然論世必先知人，欲知人必先明其蹟，吾意明者或不鮮，而發表者實夥，鄙人不才，願承斯乏，此本年譜編撰之旨趣也。

二、本年譜之體裁——作年譜雖，作孔子年譜更難，以其資料雖多，而別擇真偽殊不易也。別擇之際，最易引起繁瑣之徵引考辨，本年譜非立專爲專門考證，故考證異同真偽之語較少，爲免除乾冗，僅於不明之蹟概略之大衆讀者也。鄙人擬草一長編孔子傳，則本譜當附於該傳後，故本譜內容以簡要爲主，以其非爲獨立年譜之體裁也。

三、本年譜之取材——本譜資料多採自論語，左傳，史記，禮記，易經，孟子，等書，正文引用，亦多揀取此數籍者爲主，以其近古屬真較爲可信耳。家語雖僞書

，然與經傳類同者，亦相當採用；他如崔述之洙泗考信錄，鄭曉如編之闕里述聞，胡存及狄子奇編之孔子編年，江永之鄉黨圖考，孫星衍之孔子集語，以及先各子書，與闕里志，闕里文獻考等書，均作爲參考而已。

四、本年譜之內容——內容共分四類：1. 關於行誼文章方面：凡有關孔子之言行思想，及表現個性爲人方面之文章，均應錄備；力求事事有證，字字有據，以寓「畫我畫我」之意；所節錄之原文，概以引用號「」或「」括之，如詞言變，卽去引用號，惟於每段下注明出處，重要者注明篇數。2. 考證方面：孔子事蹟真偽問題既多，考證應詳，本書爲限於體裁，力求簡明，遇有考辨是非時，概略加按語說明。3. 譜主背景方面：遇有與譜主有間接關係之時人時事，以其爲譜主思想背景，故於每年末在「附」字下直錄之。4. 附錄：

孔子年譜稿

本書附錄主要者爲「譜前」與「譜後」，譜前記其先世之情況，譜後記其後代之傳衍，及學說思想予後世

之影響。此外尙有「大事年表」等附片，以作本書之索引焉。

四



孔子年譜稿目錄

- (一) 自序
- (二) 凡例
- (三) 譜前
- (四) 正譜
- (五) 譜後
- (六) 孔子大事年表

譜前

(世譜)

孔子名丘字仲尼

先世——先世子姓，虞司徒契之裔孫也。子姓自商湯傳二

十八君至紂而亡，周武王封紂子武庚於商故都，以續

商祀。成王時管叔以武庚叛，周公誅之，乃封帝乙之

子微子啓爲公，國於宋，世奉商祀，作賓於周。微子

嫡子死，乃立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

，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潘公共立，潘公共卒，

弟煬公熙立。共之庶子緡祀殺熙，欲立兄弗父何，弗

父何辭弗受，緡祀乃自立，是爲厲公。（參考史記衛

世家及宋世家）

左傳昭公七年文云：「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厲公之世，弗父何爲命卿，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

佐僖，惠，哀三公，世執國政。世父勝生正考父，爲

宋大夫。正考父（弗父何曾孫，孔父嘉之父。）歷佐

戴，武，宣三公，以恭著稱；故左傳云：「正考父佐

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

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饋於基

，嚮於是，以餽余口。」

初宋命周恪統承先王，得用商家禮樂。其後政衰

，商之禮樂日以放失。戴公時，考父朝周王得先世所

獻。祀祖廟之商頌詩十二篇，於周太師，歸而藏之。

及孔子訂周詩，以「商頌」附，僅得五篇，故魯語云

：「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

。

孔氏由來——正考父生孔父嘉，爲宋司馬。或謂

自弗父至孔父，五世親盡，別爲公族，乃以字爲孔氏

，此子姓改孔氏之始也。或謂孔父生時所賜號，故子

孫以爲氏族。考孔父以字行，宋穆公之世受遺命輔宣

公世子與夷爲君。初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

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

而受之。宣公卒，和立爲穆公，於是孔父爲大司馬。

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載左

傳隱公三年）

穆公卒，與夷立，是爲殤公，其後諸侯數來侵宋

。據左傳桓公二年文云：『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

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華督爲太宰，故因民之

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

殤公，召莊公（公子馮）於鄭而立之。』又公羊傳云

：『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

；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

救之，皆死然。』春秋亦大書曰：『春王正月（魯桓

公二年）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由宋遷魯——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臯夷，（

或作祈父）其子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

遂爲魯人，是爲宋孔氏遷魯之始。防叔名失傳，字叔

，嘗仕魯爲防邑大夫，故稱防叔。（參考國史文獻考等

書）

史記孔子世家（以下簡稱史記或世家）云：『防

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查紇字叔梁，（左傳作

郟叔紇）仕魯，爲陬邑大夫，以勇力聞於諸侯。魯襄

公十年，魯師從晉伐偃陽，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

，縣門發，叔梁扶之以出。如左傳云：『偃陽人啓門

，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郟人紇扶之以出門者』。

又魯有齊師使其救紇於防；如襄公十七年文云：『

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郟叔

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遂之而復』。有

此二事，足證聖父確有異人勇力，誠如仲孫蔑所謂；

『有力如虎』者也。

叔梁紇先娶於魯之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其妾

生孟皮，病足，不任繼嗣。叔梁曰：『雖有九女而無

嫡，是無子也』。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幼曰

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郟大夫雖父祖爲卿士，然先

聖王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

，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

對，徵在淮曰：「禮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參孔子家語）按：此段叙述

駁為駁撰之詞，不足信，余意與女商婚，非絕無其事，翟氏既無反證，當存其說。

顏氏于歸既廟，見以叔梁父之年已寢，大懼，不時有男，乃齋戒禱祀於魯之尼丘山，遂有孕，生孔子

史記謂「野合」，概指老少不倫之意，（參闕里述開）
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名之曰丘，字仲尼。（參史記孔子世家）
茲據闕里述開及闕里文獻考等書，列孔子始祖以後之世系表如左：

【虞】子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夏】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

主癸——【商】天乙（成湯）——太丁——太甲——太庚——太戊——河竈甲——祖乙——祖辛——祖丁——小乙——

武丁——祖甲——庚丁——武乙——太丁——帝乙——紂——【周】微子啓（封於宋）——微仲衍（啓弟嗣微子）——宋公稽——丁公申——

泯公共——弗父何——宋父周——世父勝——正考父——

煬公熙——共弟——

孔父嘉——由子姓改為孔氏——木金父——泉夷——

防叔——由宋遷魯——伯夏——叔梁紇（孟皮之妾生）——忠（字蔑）——鮒（字伯魚）——汲（字子思）——

正 譜

一歲——魯襄公三十一年（巳酉）周靈王三十年紀元前五

五二年

是年冬十月庚子（即今陰歷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生

。（據穀梁傳）

孔子生地為魯昌平鄉陬邑，（史記）即今山東曲阜

縣闕里。

按：昌平鄉在昌平山下。陬邑叔梁所治，近昌平山。闕里

魯侯闕門外。

孔子生貌：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據論語）

「附」孔子生于齊莊公二年，衛獻公二十五年，宋

平公二十四年，鄭簡公十四年，陳哀公十七年，楚

康王八年。（據左傳，以後凡「附」字以下均據左傳或

春秋，即不一一註明。）

二歲——魯襄公三十二年（庚戌）紀元前五五〇年

孔子生於貧賤之家，並非世族，且為庶孽，故孔子
自云：「吾少也賤；」概指出身布衣家之意。

「附」襄公會晉，齊，宋，衛，等諸侯於宋地沙隨。

三歲——魯襄公廿三年（辛亥）紀元前五四九年

是年聖父叔梁紇卒。（據孔子家語）踰月葬魯城東

北防山之陰，泗河之南，墓而不墳。聖母顏氏守節撫

孤，居魯侯闕門外之闕里宅。（史記）

未幾，孟皮卒，葬於父墓左，亦不封不樹；其後孔

子有「事父未能，事兄未能」之言，蓋傷其失父兄之

早也。孟皮生子一，名忠，字蔑，從學於孔子。又生

女一，孔子以之妻門人南容（姓南宮名滔，字子容，

魯人。）如論語曰：「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

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所謂「兄」即孟皮

，「子」即其女也。（參闕里述聞）

又謂南容三復白圭之詩，孔子知其慎言，故以其兄

之女妻之。(本論語先進篇)

按：此條事未必即在是年，因無年月可考，故藉孟皮卒，遂

言及其後事耳。

四歲——魯襄公二十四年(壬子)紀元前五四九年

孔子年長後，身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史記)

「附」是年晉平公大會諸侯於夷儀。

五歲——魯襄公二十五年(癸丑)紀元前五四八年

孔子居父喪三年，行除服禮，與羣兒嬉戲，常陳俎

豆，習禮容。(史記)羣兒化效，名聞列國。其資性非

凡，後其重禮節，尚人倫，蓋發端於此矣。

「附」是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晏子扶尸而哭，不

殉難，繼佐景公。弟子秦商生。

按：商字不茲，魯人。

六歲——魯襄公二十六年(甲寅)紀元前五四七年

「附」齊景公即位。衛亂，襄公會晉，宋，鄭，曹

於澶淵，以討衛。

七歲——魯襄公二十七年(乙卯)紀元前五四六年

「附」夏叔孫豹會晉，楚，蔡，衛，陳，鄭，許，

曹等諸侯於宋。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議和

平。弟子顏無繇(顏回之父)生。字季路，受教最

早。

八歲——魯襄公二十八年(丙辰)紀元前五四五年

是年孔子小學完成。古者人生八歲，則教以洒掃應

對之節，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之文，謂之

小學。孔子天賦聰敏，不待教而小學完成。(參閱里

述聞)弟子冉耕生。

按：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名。

「附」十二月周靈王崩。楚康王卒。襄公朝楚。

九歲——魯襄公二十九年(丁巳)紀元前五四四年

「附」周景王即位。衛獻公卒。吳之季札聘魯。

十歲——魯襄公三十年(戊午)紀元前五四三年

是年子產相鄭，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疇封洫

，庶井有伍。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

積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

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弟子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本左傳）可見鄭人對子產崇拜之深。

「附」弟子子路生。（事詳後）

十一歲——魯襄公二十一年（己未）紀元前五四二年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孔子聞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文）杵杜預注云：「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

按：孔子確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則三十一年之事，當繫於十

一歲條下矣。既稱長而後聞之，則孔子所言當在後日也。

「附」是年魯襄公薨，子野立，立一月卒，弟稠立，是爲昭公。

十二歲——魯昭公元年（庚申）紀元前五四一年

「附」叔孫豹會諸侯於訖。楚之公子圍（靈土）弑其主鄭敖。弟子漆雕開生。按：開字子若，蔡人。

十三歲——魯昭公二年（辛酉）紀元前五四〇年

「附」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十四歲——魯昭公三年（壬戌）紀元前五三九年

「附」時子產爲鄭相。鄭子太叔往晉送少姜之葬。

十五歲——魯昭公四年（癸亥）紀元前五三八年

是歲孔子即志於學，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志者，在心之謂也。孔子言我十五而學在心也。十

五是成童之歲，識慮堅明，故始此年而志學也。（見

「附」楚靈王會十一諸侯於申，既而伐吳，殺齊慶封。

十六歲——魯昭公五年（甲子）紀元前五三七年

魯叔孫穆子初辟僑如之難，奔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生子曰牛，至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

後穆子反魯，以牛為豎，有寵，牛拘孟丙殺之，仲壬奔齊，穆子病，豎牛弗饋食而卒。豎牛立昭子而相之。仲壬聞喪，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

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寒闕之外，投其首於甯風之棘上。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老，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見左傳昭公五年文）

「附」弟子閔子騫生。按：閔名損，魯人，孔子稱其孝。

十七歲——魯昭公六年（乙丑）紀元前五三六年

「附」二月鄭人鑄刑書於鼎，晉叔向以書告誠子產。

十八歲——魯昭公七年（丙寅）紀元前五三五年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

。……」

按：此文與左傳昭公七年所載略同，是司馬遷料採自左氏，當無疑義。若以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推算，則昭公七年孔子當係年十八。至謂「孟釐子病且死」者誤矣。（詳見三十五歲條下）

立。 「附」三月昭公適楚，九月歸。衛襄公卒，子靈公立。

十九歲——魯昭公八年（丁卯）紀元前五三四年

是年孔子娶於宋之官氏為妻。（據家語）
按：「官」家語本作升音堅。鄭環曰：「升官複姓，

音音，闕里本作升，一作升，古其字。舊說聖妃宋人，然漢魯相韓，勅禮器碑，謂聖妃在安樂里，似

當是魯人。（參孔子編年等書）又按：是年孔子結婚事，摺述駁爲附會之說，不足信。然究在何年結婚？經傳皆無記載，故暫歸是年以待考。

「附」楚靈王滅陳，陳公子留出奔鄭。

二十歲——魯昭公九年（戊辰）紀元前五三三年

孔子侍母居於宋，行冠禮賓，字之曰仲尼，衣魯逢掖之衣，冠宋章甫之冠。（參闕里述聞）

是年孔子爲貧而仕，充魯委吏官。（闕里志年譜）

屬於司徒。孟子曰：『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又史記云：『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

料量平。』按：摺述駁史記內字有訛誤，應從孟子，茲并載以備覽。

是年聖子鯉生——初魯昭公賜孔子鯉魚北面稽首

，再拜而受，熟之，荐於祖考。會冢官氏生子，孔子榮君之賜，因名之曰鯉，字伯魚。（參家語）

按：伯魚尚有一妹，孔子以之妻門人公冶長，其生年失考。

二十一歲——魯昭公十年（己巳）紀元前五三二年

據闕里志年譜云：是年孔子爲乘田吏。孟子曰：

『……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又史記

云：『……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查朱子云：『職見

周禮，「牛」人讀爲犛，義與代同，蓋鑿養犧牲之所。此官

卽孟子所謂乘田』。

「附」齊之變施來魯。晉平公卒。

二十二歲——魯昭公十一年（庚午）紀元前五三一年

孔子少孤，母寡，無以爲生，乃博習衆藝，無所不能，奉母家祭之需，必自畋漁，然釣而不忍網，弋而不忍射宿，蓋其仁也。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孔子孝以化之也。至是始以祿養。（本論語，參闕里述聞）

是年孔子始設教於闕里。（據闕里志年譜）魯人會點，顏無繇，秦商，冉耕，踵門受業，此後門人日進，由近及遠焉。孔子講學不輟，微生畝疑其栖栖爲佞，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是時秦商十八歲，顏無繇十六歲，冉耕十五歲。古者男子八歲出就外

傳，蓋其時皆及門矣。曾點之歲，雖無可據，然考昭公七年季孫宿卒，諡武，禮記載：「季武子卒。曾點倚其門而歌。」則點之年與孔子相若，爲及門之最長者；論語有「亦毋一日長乎爾」之言，非盡虛謙也。「附」楚靈王滅蔡，殺其世子，祭山。

二十三歲——魯昭公十二年（辛未）紀元前五三〇年

楚靈王汰侈右尹子革侍坐，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孔子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本左傳）

「附」鄭簡公卒，子定公立。

二十四歲——魯昭公十三年（壬申）紀元前五二九年

是年聖母顏氏夫人卒，有門人助葬。（本禮記參歷聘紀年）卒後三日殯於兩楹之間，踰月卜葬期，孔子曰：「古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然詩有云：死則同穴，周公以來，已祔葬矣，故衛人之祔，離之以有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吾從魯。」將合葬，恐觸父墓，壙難遽啓，乃殯母柩於魯城東北五父之衢，待陔人曼父之母至，確指陔大夫墓所，然後合葬於防，慎之至也。孔子哀戚而語門人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吾見封之若堂者，見若防者，見若覆夏屋者，見若斧形者，吾從斧形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急反，而虞安親之神，祭其主也。門人後，雨甚，舊墓崩，墳陷，門人修墳而後反，既至，孔子曰：「來何遲也？」皆對曰：「防墓崩。」孔子慘然不應，門人告之三，於是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蓋亦不

忍死者復見之義也。」其孝敬之摯有如此。今曲阜縣沿東北啓聖王墳，即啓聖王夫人顏氏合葬古蹟也，而墓碑不書焉，孔庭以爲從夫之禮宜如是。（據禮記，

參闕里述聞）

二十五歲——魯昭公十四年（癸酉）紀元前五二八年

二十六歲——魯昭公十五年（甲戌）紀元前五二七年

孔子居母喪三年，行除服禮，以爲季氏喪士，既繞而見不非之，要絰而往，陽虎緇之。（太史記）

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成聲，十日始成笙歌。

（本禮記）孝思之篤也。

「附」魯將禘于武公，乃於武宮有祭。

二十七歲——魯昭公十六年（乙亥）紀元前五二六年

初里人原壤之母與孔子之母，相親也，及原壤喪

母，孔子以其爲故人而弔唁之，且助之沐棺，原壤登其木而歌，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孔子曰：「

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其篤厚親

故者如此。（參闕里述聞）

「附」八月晉昭公卒，九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二十八歲——魯昭公十七年（丙子）紀元前五二五年

是年鄭子來朝，昭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鵙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鳳爲九農正，屬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見於鄭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上據左傳〕

孔子至鄭，遭程本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

間，顧子路曰：「由來！取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謂曰：「取束帛十匹以贈先生。」

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青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則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參家語及說苑）

按：仲由字子路，魯下人，少孔子九歲。孔子嘗曰：「自吾門有由，惡言不入於耳。」或謂子路初見孔子，佩劍，雄雞冠，退而始更法服；然孔門之奔走樂侮出處必倍者，仲子一人而已。（參闕里述聞）

二十九歲——魯昭公十八年（丁丑）紀元前五二四年

孔子聞師襄善琴遂適晉學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先聖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

孔子年譜稿

益矣。」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而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參闕里文獻考及歷聘紀年）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貫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擘而語公罔之裘，揚擘而語曰：幼壯孝弟者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擘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據禮記射義篇）

「附」是年弟子冉求商瞿梁鱣生。夏宋，衛，陳，蔡，同時遭火災。

三十歲——魯昭公十九年（戊寅）紀元前五二三年

孔子爲吏嘗與祭，入魯太廟，每事問。季孫意如

〔平子〕曰：孰謂「陳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

〔同僚以告，孔子答曰：「是禮也。」〕（據論語）

按：意如魯司徒兼冢宰，武子宿嗣子，世執魯政者也。

卿稱邑大夫例曰人，是時意如始繼武子專國政，故其言如是。舊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當亦在此時。（參闕里述聞）

〔附〕許世子止，誤藥而弑其君父悼公。

三十一歲——魯昭公二十年（己卯）紀元前五二二年

是年衛齊豹作亂，殺衛侯之兄縶，縶之驂乘宗魯與聞，以其子事豹而以身代，縶受戈，死於其難，門人琴牢將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本左傳）

按：琴牢字子張，衛人，與曾皙牧皮同以狂稱，及問甚

早，得聞孔子不試故藝之言。（上參闕里述聞）

是年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

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大夫，起纍繼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

其霸小矣。」景公說。（本孔子世家）

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

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本左傳）又據

孟子曰：「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是年鄭大夫子產卒。——初鄭子產有疾，謂子太

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斃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孔子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

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

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

，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及

子產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本左傳〕

按：子產姓公孫名僑，字子美，謚成子。先是孔子嘗至

鄭，兄事子產，許其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本論語〕故孔子聞其卒而傷之。

「附」是年弟子高柴，巫馬施，顏回生。按：柴字子羔。施字子期。回字子淵，魯人，以好學稱。

三十二歲——魯昭公二十一年（庚辰）紀元前五二一年

是年孔子在魯，魯有儉嗇者瓦高煑食，食之日自

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

，如受大牢之饋。子路曰：瓦甌陋器也，煮食薄膳也

，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孔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

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

焉。〔家語致思篇〕

「附」晉侯使士鞅來聘，昭公赴晉，以晉人辭，至

河而歸。

孔子年譜稿

弟子端木賜生。按：賜字子貢，衛人，善於說辭。

三十三歲——魯昭公二十二年（辛巳）紀元前五二〇年

「附」是年周景王崩，子猛立，是爲悼王，是冬又

崩，子匄立，是爲敬王。

三十四歲——魯昭公二十三年（壬午）紀元前五一九年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稷盪舟，俱不得

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

，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本論語

憲問篇〕

按：南宮名适字敬叔，魯大夫。适所問孔子者，以孔子

之德比於禹稷，則孔子亦當必有王位也。孔子知适

以禹稷比己，故謙而不答也。孔子不答，适自退出，

适出後而美之，欲天下皆知尚德也。〔參皇侃義疏〕

「附」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楚地雞

三十五歲——魯昭公二十四年（癸未）紀元前五一八年

是年魯孟僖子卒，遺囑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帥事孔

子，往學禮。據左傳昭公七年文云：「公至自楚，孟

僖（卽釐字，古通用）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杜預注云：「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歲」。）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是年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先是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帥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俱往」。魯君子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

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據家語觀周篇〕

按：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之年月，二千年來聚訟不決：

（一）史記載在昭公二十年，（二）莊子謂在定公九年，（三）水經注謂在昭公七年，（四）史記索隱謂在昭公二十四年。本年譜非考辨之作，茲不贅辨，因以持第四說者爲多，且近情理，故採取之。

孔子將問禮於老聃，聃曰：「子所問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如是而已」。孔子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據史記老子列傳〕

孔子將去周，老聃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

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據孔子世家）

三十六歲——魯昭公二十五年（甲申）紀元前五一七年

是年魯大亂，季孫氏遂昭公於齊，孔子亦避亂適齊。史記云：「孔子年三十五（實爲三十六）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鬥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孫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帥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

孔子以亂邦不可居，遂去魯適齊，孟子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者，卽此意也。又據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中文云：「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又論語云：「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按：翟述釋謂：「此事傳不詳其年月，特因季氏之逐昭公而

追記之。……所謂孰不可忍云者，正爲逐君之事亦所忍爲；然則孔子已適知季氏之將逐君，非徒惡其僭而已也。」（洙泗考信錄）

是時季孫及孟孫叔孫皆歌雍詩，以徹祭，孔子曰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本

論語）

蓋魯侯僭用天子禮樂，習爲固然，無有議者，大夫用之，僭愈甚矣，故孔子借雍以發其義。

孔子去魯適齊。行至泰山側有婦人哭甚哀，使子路問焉，對以三世死於虎，因無苛政而不去。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禮記檀弓）

又行至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籬帶索，哭者不衰，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耶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耶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

顛子告吾，無隱也」。耶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生平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也。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家語致思篇）

「附」宋元公卒子景公立。

三十七歲——魯昭公二十六年（乙酉）紀元前五一六年

孔子至齊郭門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者曰：「趣驅之，趣驅之。」詔樂方作，入齊國，果肆詔，於是聞而樂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本論語參說苑）

孔子在齊，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本論語）

蓋是時景公失政，其大夫田氏厚施以奪其民，而公不悟，故孔子及之。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本孔子世家）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齊侯杵臼往見之，齊侯讓登，孔子降一等，齊侯三辭，然後登，既坐，齊侯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自絕於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對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有頃，左右皆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齊侯曰：「何王之廟？」孔子曰：「此必釐王也。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曰：「天回不殃其身？」對曰：「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祀無乃殄乎？一問之周使，果然，齊侯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見家語六本篇）

按：是時周敬王在位，王室大亂四年矣，王子朝爲逆，兵火不絕，王居狄泉，不能告災於諸侯，故春秋不書。（參闕里述聞）

齊景公欲致廩邱之邑於孔子以爲養，孔子辭，謂

門人曰：「君子以功受祿，今說景公未行，而賜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參說苑及呂氏春秋）

按：是年孔子世家載：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而晏子阻之云云，崔述駁爲誤謬，崔說甚是，故從之，茲不錄該文。

孔子居齊一年卽行。據論語云：「齊景公待孔子

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子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微子篇）

又孟子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附」弟子樊須與原憲生。按：須字子遲，魯人。

三十八歲——魯昭公二十七年（丙戌）紀元前五一五年

是年春孔子自齊反魯。（從江永及狄子奇說）

是年春昭公如齊。公至自齊，居於鄆。（本春秋經）

孔子年譜稿

按：歷聘紀年謂孔子留齊七年，非也，伊在齊不過一年，茲以吳季札聘上國孔子往觀事證之便明。

吳子僚使季札聘於上國，至齊，長子死之，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席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本禮記檀弓）

是時魯在昭公末年，季氏擅政，孔子不仕，故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本論語）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全上）

「附」吳弑其君僚，闔廬立。曹悼公卒。

三十九歲——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紀元前五一四年

是年春昭公如晉，次于乾侯。（左傳）孔子復受聘適

一七

齊。

是年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鄆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楊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

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驥戾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問之曰：「必驥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

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本左傳）

「附」鄭定公卒，獻公立。

四十歲——魯昭公二十九年（戊子）紀元前五一三年

是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鉄，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本左傳）

「附」是年春，昭公至自乾侯。處於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本左傳）

是年弟子澹臺滅明生。按：明字子羽，武城人。

四十一歲——魯昭公三十年（己丑）紀元前五二二年

「附」是年春昭公仍在乾侯，夏晉頃公卒。

弟子陳亢生。按：亢字子禽，陳人，嘗以仲尼豈賢於子貢

爲問。

四十二歲——魯昭公三十一年（庚寅）紀元前五二一年

是年晉人使魯季孫意如迎昭公於乾侯，昭公不見

遂不果歸。（左傳）

是時孔子仍在齊，適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

子曰：「如之何？」對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

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事不懸，祀以下牲，此

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家語曲禮篇）

「附」秋吳國侵楚，以用伍子胥謀，故凱旋。

四十三歲——魯昭公三十二年（辛卯）紀元前五二〇年

是年十二月十五日昭公薨於晉乾侯（本春秋）

「附」夏吳始伐越。弟子公西赤生。按：赤字子華

，魯人，孔子稱其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赤亦自稱

宗廟之事，願爲小相焉。（本論語）

四十四歲——魯定公元年（壬辰）紀元前五〇九年

昭公既薨，季孫意如立公子宋爲君，昭公之弟也，

改元魯侯。宋始命仲孫何忌，（卽孟懿子）叔孫不敢

，（叔孫成子名）世其職。何忌爲司空兼司寇，不敢

爲司馬兼宗伯。初何忌嗣僖子未除喪，而昭公出，叔

孫婚納昭公不果，而卒，不敢嗣，昭子居喪，昭公皆

未之命也，故定公元年始命之。何忌是時二十二歲，

與其弟說請命於君曰：「先臣有遺命屬家老，使二臣

師事孔丘而學禮，以定其位，魯侯許之，於是仲孫何

忌南宮說，始受業於孔子之門。他日何忌嘗問孝於孔

子，孔子答曰：「無違」；既又恐其未喻也，乃語門

人樊遲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

「何謂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本論語參闕里述聞）

按：此條非在是年，因述何忌事，故聯爲一起，蓋因三家之

違禮而發也。

時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朝，舒翅而跳，齊侯怪

之，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迅兩肩，而跳，且謠曰

：「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

急告民趨治溝渠，修堤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

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

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家語辨政篇）

「附」弟子有若生。按：有若字子有，魯人，子游以

爲有若之言似夫子，孔子歿後，弟子相與共立若爲師，進問，

有若默然無以應，遂罷。

四十五歲——魯定公二年（癸巳）紀元前五〇八年

孔子至周觀明堂，睹四門墉有堊繇之容，桀紂之

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輿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

，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

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

，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忍

意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

豈不惑哉！」（參家語觀周篇）

孔子在周人后稷之廟，見有金人焉，三緘其口，

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

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所行悔，

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

聞，神將伺人，熠燿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

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

，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

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

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

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

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

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

人，戒之哉！」孔子讀後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全上書）

「附」弟子卜商生。按：商字子夏，衛人，習詩能通其義，老而設教西河，魏文侯師事之。

四十六歲——魯定公三年（甲午）紀元前五〇七年

是年仲弓將往費爲季氏采邑之宰，故先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孔子曰：「舉爾所知可也，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本論語子路篇）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本論語）

初孔子至杞，得夏時之書，至宋得坤乾之書，嘗嘆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及至周，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是時孔子所形成之政治思想爲：『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武。』」（論語）

「附」是年二月邾莊公卒。弟子言偃生。按：偃字子游，吳人，以文學著名。

四十七歲——魯定公四年（乙未）紀元前五〇六年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何器？」曰：「此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乃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參家語三德篇）

邾隱公立，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待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

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祿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卽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此周公之制也。」遂爲之言。（參家語冠頌篇）

魯季氏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魯君臣上下皆失其正，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以爲弟子誦習之資；並極喜易，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至是道益尊，弟子彌衆，由遠方至者

蓋三千焉；其身通六藝，名重後世，以爲升堂入室者七十二人。（本孔子世家及論語）

「附」魯定公會劉子晉侯等於召陵，謀伐楚。弟子顏幸生。（字子柳，魯人。）弟子曾參生。（字子與，南武城人。事母以孝聞，孔子因之作孝經，得一貫之傳。年七十學名聞天下。）

四十八歲——魯定公五年（丙申）紀元前五〇五年

是年孔子在魯。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以問孔子，曰：「吾穿井得狗何也？」孔子曰：「以某之所聞，羊也。某聞之，木石之怪變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也。」（本國語及史記）

本年周六月季孫意如卒，諡曰平子，季孫斯（桓子）嗣，爲司徒兼冢宰，執魯政。幼，家臣陽虎用事，季孫斯之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費宰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季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自此益輕季氏。（本孔子世家）陽虎聞孔子之名望，欲致之門下，然

孔子不受其羅致。如下論語孟子所稱：

陽虎（論孟均作陽貨，貨殆虎字，貨與虎本爲一人。）

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虎闢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闢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本孟子論語）

是時再有季路爲季氏宰，適季氏將伐顛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顛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顛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季氏）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

「今夫顛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某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論語）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論語述而篇）

四十九歲——魯定公六年（丁酉）紀元前五〇四年

是年周二月陽虎以魯侯季孫孟孫侵鄭，不使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衛南門入，出其東門，會於豚澤，衛侯元怒，將使彌子瑕逐魯師，大夫公叔發讒虎謀，力諫乃止。夏陽虎使季桓子如晉，獻鄭俘，又使孟懿子如晉，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二卿，孟懿

子強爲虎請，晉中軍司馬以諷，晉士鞅覺之，謂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秋陽虎又盟定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孔子嘆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本左傳及論語）

孔子在魯，有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孔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本論語）

「附」弟子顓孫師生。按：師字子張，一名琴張。（趙岐注孟子云：「子張善鼓琴，號曰琴張。」）陳人，爲人有容貌。

五十歲——魯定公七年（戊戌）紀元前五〇三年

是年齊人歸魯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夏齊伐魯，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官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本左傳）

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

敵雖不棄，爲埋馬也，敵蓋不棄，爲埋狗也，某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子之席，毋使其首陷焉。」（本禮記檀弓）

「附」弟子宓不齊（子賤）生。齊人侵衛。

五十一歲——魯定公八年（己亥）紀元前五〇二年

是年周十月，季氏家臣陽虎戒中都之車謀，魯三桓：（孟、叔、季三族皆出自桓公後，故曰三桓。）

以季解更季氏，以叔孫輒車叔孫氏，已更孟氏。公斂處父見其幾，使孟孫防亂。壬辰日虎作亂，將弑其主季孫斯，斯使其御林楚怒馬以逃於孟氏，得免。虎劫魯侯及叔孫以攻孟氏，公斂處父敗虎之衆於棘下。虎脫甲入定公宮，竊魯玉大弓入譚陽關以叛。公斂處父欲殺季桓子，將因勢滅季氏，以強孟氏；孟孫不可，遂釋季孫。由是季孟交權。（本左傳）

冬公山不狝爲費宰，不得志於季氏，與陽虎同惡，以費畔（江永鄉黨圖考云：「不狝與陽虎共謀去三桓，故論語以爲畔，其實未嘗據邑興兵也。」）召孔

子。按：鄭環謂：「不丑之召當在定公八年冬陽虎入濰陽關以叛之時，史記繫之九年陽虎奔齊之後，非是。」孔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卒未果行。後陽虎奔齊，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本論

語左傳及孔子世家）

孔子晚年喜易，讀易至韋編三絕，爲彖，象，文言，繫辭，說卦，以發其祕。夫敍書則斷堯典，論詩則首周南，約魯史而修春秋，贊易道而除八索，皆因前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本論語史記）按：鄭環曰：「孔子昭公二十五年後，定公八年前俱不仕，始則不欲與逐君之平子共事，繼則不欲與執國命之陽貨共事。」（參胡仔孔子編年）

「附」弟子叔仲會，冉孺，曹卣，伯虔生。按：會字子期，魯人。孺字子魯亦魯人。卣字子循。虔字子皙。

五十二歲——魯定公九年（庚子）紀元前五〇一年

是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於魯。六月魯逐虎，虎奔齊，請師伐魯，齊侯將許之，大夫鮑文子力諫，乃囚虎，虎以詐免，逃宋，復奔晉，晉趙鞅用之。孔子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畜而不親仁，有寵於季氏，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滿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本左傳參家語）

陽虎失敗後，季桓子始執國政，嚙於陽虎之亂，求賢以自輔，訪於朝，孟懿子稱孔子，是時季孟交歡可知。季桓子之舉孔子於魯，實由於懿子之荐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

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本左傳及論語）

叔孫武叔仍毀孔子，子貢聞之曰：「無以爲也，

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是年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本孔子世家）按：

（中都在魯國之西，即今汶上縣即陽虎作亂戒車之邑也，故使孔子治之。）孔子宰中都大治。又制爲養生送死之

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道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本禮記參家語）

五十三歲——魯定公十年（辛丑）紀元前五〇〇年

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孔子世家）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爲司寇。（家語）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孔子曰：「當從某子議是。」（家語）

由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其敬讓不自專，而又神智敏斷如此。孔子嘗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家語云：「（魯）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孔

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孔子之仕於魯也，先籩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籩正。（孟子）原思（即弟子原憲）爲之宰，孔子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論語雅也）

初定公元年，葬昭公於墓道南，至是孔子爲司寇乃溝而合諸墓。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本左傳參家語）

夾谷之會——是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犁彌（史記作犁鉏，左傳作犁彌，從左傳。）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將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許之。（本孔子世家）

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

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

，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以上本左傳）

按：夾谷會事，穀梁，史記，家語等書，皆有斬侏儒事，江永撰述等均認爲後儒偽造，不可從，茲以左傳爲真實，故從之。

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

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本孔子世家）於是齊侯乃歸魯鄆，謹龜陰之田。（左傳）

五十四歲——魯定公十一年（壬寅）紀元四九九年

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

孔子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

，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型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意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黃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

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

體魄則降，和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

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

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

。范金合土以爲台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

，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

神，上帝皆從其朔，故元酒在室，醴醑在戶，黍稷在

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

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本禮記禮運）

「附」弟子公孫龍生。按：龍字子石，衛人。

五十五歲——魯定公十二年（癸卯）紀元前四九八年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

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郕，帥師墮費。（本公羊

傳）時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

孔子年譜稿

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台，費人攻之弗克，人

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

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欲處

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

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僑不知，我

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本左傳）按：

墮都事史記繫於定公十三年誤；茲從左傳。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

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論語先進篇）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

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論語憲問篇）

魯廋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乃之火所。鄉人有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

；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也，亦相

弔之道也，吾爲有司則拜之。」（本論語及曲禮）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篇）定公

又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

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

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亦可以喪邦其幾也，人

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言

而莫之違也，不亦近乎？如不言而莫之違也，不幾乎

一言而喪邦乎？」（論語子路篇）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欲伐閭而祭日不足，繼之以

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

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

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晡朝而退，孔子聞之

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禮記禮器篇）

孔子之仕於魯也，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君在蹶踏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

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其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

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

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

，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辟氣似不息者。出降一

等，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君命召，

不俟駕而行。君賜食必正而先嘗之。君賜服必熟而

服之。君賜生必當之。侍於君，君欲先飲，進也必

敬，隨時養中，其回容周旋中禮，有容人，盡形容者

，蓋聖人盛德光輝，皆自然之流露也。（論語鄉黨篇）

孔子與閭闔政三月，鄉黨稱者如歸，男女行者

別於塗，道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邑者，不取有司，

皆子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

吾地近焉，我爲之先拜矣，盍致地焉。」黎丘曰：「

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

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

十四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

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從江永、錢穆等考證）

五十六歲——魯定公十三年（甲辰）紀元前四九七年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魯令且郊，如致饋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蓋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云，爲隱君惡也。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又不致饋於大夫，孔子遂行。宿於屯，而曾已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曾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語可以死敗，蓋侮哉！我，聊以卒歲。」師已返，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卒饋也去！」

（本孔子世家及孟子）

謹按：歸女樂去魯事，孔子世家載於定公十四年，江永

謂：「定公十三年夏，有樂輸淵聞大重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共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

……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

。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蓋女樂事在十二冬春之間，去魯實在三十年春。」江說近是，茲從之。

孟子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又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又論季微子篇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是年春孔子去魯適衛。（當衛靈公三十八年）途中其有爲，孔子見衛民繁多，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論語子路篇）

至衛後，主（卽住）顏籬由家。（本孟子）彌子之妻（彌子瑕，衛君之寵臣。）與子路之妻兄弟（卽姊妹）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孟子萬章篇）

衛之執政有欲孔子呢己者，於是大夫王孫賈問曰

：「與其媚於奧，媚於寵，何謂也？」孔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篇）

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

，」衛人亦致粟六萬。（本史記）按：翟述駁此條謂：

「頗似戰國養士之風，殊欠雅調。」余謂待客仕以祿，春秋時已有成例，衛人致粟之事，在情理中，故取之。

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

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

孔子辭謝，未應，不得已而見之。子路不悅，孔子矢

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子世家

及論語）

五十七歲——魯定公十四年（乙巳）紀元前四九六年

是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奔

魯。孔子居衛十月，於是年一月去衛過匡蒲。（本左

傳）按：徐廣云：「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是匡與蒲近在

一處，故不單稱匡或蒲，合稱之爲匡蒲。孔子世家云：「孔子

適衛，居頃之，或譖孔子，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過匡

，匡人拘孔子，孔子去匡，即過蒲。月餘返乎衛。」又曰：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

，以私車五乘從，鬥甚疾，蒲人懼，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

按：錢穆等先秦諸子繫年考證云：「世家文字前後多錯

：如兩處過蒲，實爲一事，非有去陳復過蒲也。……孔子

以定公十三年春去魯適衛，居十月而去，過匡過蒲，適遭公叔

氏之畔，核其年月，正復相當。……匡蒲近在一處，去匡

過蒲，稽其地亦復相接。然何以於同時同地，連遭兩厄，而

論語惟及匡事，絕不言蒲難？以余考之，匡蒲之難，蓋本一事

，今世家所載孔子畏匡事，蓋出後世誤傳，不足信也。」以上

錢說甚是，茲從之。

又按：論語記匡事凡有兩章。一曰：「子畏於匡，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

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所謂「畏」者，概指

孔子過匡地，聞匡人之將殺已而生戒心之意也。

又曰：「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

：子在，回何敢死！」此二章與史記載畏匡事均不類，翟述已

駁其誤謬。錢穆謂：論語所載「畏匡」與史記所述「過蒲，

一木爲一事，與陽虎亦無涉。翟錢之說近是，茲從之。

孔子在衛擊磬，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

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

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曰：「果

哉，末之難矣！」（論語憲問篇）

按：世家載：「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醜之，去衛。」此段根述駁謂：「君子見幾而作，禮貌衰則去之，爲夫人次乘，不備衰而已，孔子豈待如此，然後去乎？」翟說甚是，茲從之。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按：閻若璩曰：「衛儀邑城在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鄭環曰：「此夫子周流之始，而第一次適衛也。庶哉之嘆，儀封人之見，當在此時。」

「附」衛世子蒯聃出奔宋，衛公孟強出奔鄭。
五十八歲——魯定公十五年（丙午）紀元前四九五年

是年春邾隱公來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幣，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

孔子年譜稿

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定公薨。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本左傳）

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罫，矢長尺有咫。陳潁公使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以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罫，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孔子世家）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本論語）

「附」楚滅胡，以胡子豹歸。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衛謀救宋。

五十九歲——魯哀公元年（丁未）紀元前四九四年

按：論語陽貨篇載：「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此事摺述駁謂：「佛肸以中牟畔，是亂臣賊子也，孔子方將作春秋以治之，肯往而助之乎？……此蓋戰國橫議之士，欲誣聖人以便其私。……但聞佛肸管畔晉，則附會之，以爲孔子欲往，而不知其世之尤不符也。」

史記孔子世家內載：「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

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

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

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

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

從政，及其得志，殺之乃從政。」……此段崔述駁

謂：「春秋之大夫，罪未有大於鞅者也，……不知孔

子何取於鞅，而欲見之？……且鞅，衛之仇讎也，……

……無故去之，而往見其讎，于義似亦有未安者。……

……此必戰國時人之所僞託，非孔子之事。」又錢穆

云：「余定佛肸召，與孔子欲見趙簡子，亦爲一事兩傳，或並兩無其事。」禮案：此二事於情理固不合，但孔

門可尊之典籍如論語者，大書特書，亦豈僞乎？其是非尙無定論，故附錄以存疑。

「附」楚伐蔡，蔡於是請遷於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保於會稽，使文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

六十歲——魯哀公二年（戊申）紀元前四九三年

據論語衛靈篇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

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

遂行。」

孔子世家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

，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是年夏四月衛靈公卒。（本春秋）按：孔子去衛，

據錢穆先秦諸子考辨，謂在靈公卒後，聖述謂：「孔子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所謂魯定公卒之年去衛者近是。」錢穆各執一辭，內以錢證據較多，故從錢說。至論語所謂「明日遂行」等語，概係籠統約略之詞，不必黏執。至史記載孔子凡四去衛

，不可信。

孔子居衛五年，靈公卒，孔子遂去。孟子曰：「孔子有際可（際接也，接遇有禮亦可仕。）之仕，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萬章篇）

孔子去衛後擬赴陳，路過宋境，遭司馬桓魋謀殺之險。孟子曰：「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論語云：「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篇）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按：竊述又以論語「子畏於匡」章，與「遭桓魋難」章爲一事；錢穆駁其說，謂：「子畏之匡在蒲，隣於晉，遠於宋，與桓魋無涉。且畏匡據世家在魯定公十四年，過宋據年表及宋世家在魯哀二年，亦不得謂一時事。」錢說近是，茲從之。（詳見前）又按：世家謂孔子過宋之後又適鄭，非是。竊述駁云：「鄭在宋西，陳在宋南，自宋適陳，必不由鄭。」錢穆亦主是說，茲信從之。

「附」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初靈公逐太子蒯聩於外，公薨而立孫輒。六月晉趙鞅納蒯聩於

戚，衛人奉輒者拒之，圍戚，戚敗。

六十一歲——魯哀公三年（己酉）紀元前四九二年

是年春孔子至陳，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本孟子）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論語）

是年夏五月辛卯，魯司鐸火，火躋公宮，桓僖災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左傳）陳侯曰

：「何以知之？」孔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

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

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

：「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

。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

也。』（家語辨物篇）

秋季桓子有疾，（左傳）（七月丙子卒。）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孔子世家）

「附」秦惠公卒，悼公立。齊，衛帥師圍戚。

六十二歲——魯哀公四年（庚戌）紀元前四九一年

是年孔子自陳遷於蔡。據史記云：「冉求既去，

明年（卽哀公四年）孔子自陳遷於蔡。」按：江永云

：「是時蔡已遷於州來，上蔡新蔡故地，已屬楚；葉公兼治之

，遷葉，蓋就葉公。」（見鄉黨圖考）

夏楚人既克叛楚之蠻夷夷虎，乃謀北方，楚大夫葉公諸梁等，致楚之蔡邑於負函。（本左傳）孔子至蔡

，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論語子路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篇）按：葉公兼臣，在蔡

。左傳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四年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蔡既遷於州來，去陳益遠，論語所云從我於陳蔡者，乃負函之蔡，非州來之蔡也。葉公兼卿，蔡新得蔡地，故使出鎮，孔子自陳至蔡，與相問答。（參錢穆著論語要略）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

「附」春蔡侯申被盜殺，蔡公孫辰出奔吳。秋晉趙鞅圍邯鄲，邯鄲降。

六十三歲——魯哀公五年（辛亥）紀元前四九〇年

是年秋齊景公卒，國大亂。萊人有「景公死乎不與埋」之歌，孔子聞之嘆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

今稱之。詩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左傳及論語）

孔子周遊在外，時遇隱者，致諷譏規惜之意。如下所列：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論語微子篇）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按：

闕若璣曰：世家文：楚乃葉字，葉雖楚邑，距蔡密邇，哀六年孔子方至楚。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全上）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

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全上）

〔附〕齊公子陽生奔魯。吳遣越王勾踐歸國。

六十四歲——魯哀公六年（壬子）紀元前四八九年

是年吳伐陳，楚救陳，師於城父。（左傳）聞孔

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史記）按：絕糧事朱子據論語謂：當在去衛如陳時，是哀二年。江水以爲在哀四年自陳過蔡時。均誤，茲不從。鄒

環曰：「家語素王事記，歷聘紀年，俱繫絕糧於楚救陳之年，與世家全」，茲從之。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及史記）

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孔子世家）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多矣，何獨某哉！且芝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不惑也。」（荀子宥坐篇）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

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語如前。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史記）

孔子在陳思歸，故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論語公冶長篇）

時弟子在陳蔡，從孔子者皆不及仕進之門：故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論語先進篇）前後從學者三千人，高弟子七十二，其尤賢者十人而已。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孟子）

是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

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

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譖，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

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

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

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

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

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左傳）

又春秋經云：「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原軫帥師救陳，以禦吳，卒於城父，諡曰昭王。

是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孔子世家）遇舊館人之

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

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

。」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

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禮記檀弓）

〔附〕齊陽生反齊。

六十五歲——魯哀公七年（癸丑）紀元前四八八年

是年夏哀公會吳王夫差於郕，吳徵百牢，魯使子

服景伯據禮以辭，弗聽，強用之。吳太宰嚭召季康子

，康子使子貢辭，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

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

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

，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

，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左傳）

初衛靈公卒，而世子蒯聵入於戚，蒯聵之子出公

輒立。（事在哀公二年）父子爭國。孔子二次反衛，冉

有問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

問之。」入問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

賢人也。」子貢曰：「怨乎？」孔子曰：「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子貢出曰：「夫子不爲也。」（論語述而

篇）按：此章書，錢穆以爲在孔子首次初至衛時語；程述謂在反衛之初，哀公六七年間；揣之情理，程說近是，茲從之。

是時衛出公輒欲得孔子爲政，子路謂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篇）按：孔子世家以此意及魯衛之政章，

皆爲衛君輒之時。程述謂：「衛自靈公失道，政衰已久，兄弟之歎，不可必其爲輒，而魯衛連及，又似初從魯來焉者，其說未可據。唯此章正名之論，似爲輒發；世家之說近是。」查此章與前「爲衛君」章，前後似有相連貫處，故益證前章非初至衛時語也。

吳太宰嚭私與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對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及返魯，以告，孔子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

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論語）

「附」魯會吳於繒，時子貢仕魯。

六十六歲——魯哀公八年（甲寅）紀元前四八七年

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論語）

是年春，吳爲郟故伐魯，懿子謂景伯曰：「若之

何？」對曰：「吳帥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帥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魯大夫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涌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椽門內，或謂季孫曰：「不足有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乃行成。子服何（卽子服景伯）將爲質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左傳）

「附」初齊悼公來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至是爲嬖人。

六十七歲——魯哀公九年（乙卯）紀元前四八六年

孔子在衛，適衛司徒敬子卒，孔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躋行，出於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般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實而已。」

（家語曲禮子貢問）

「附」楚伐陳。宋伐鄭。吳與魯謀伐齊。

六十八歲——魯哀公十年（丙辰）紀元前四八五年

是年孔子之夫人言官氏卒。孔子杖稽顙，考周時喪妻之禮，父母在不杖不稽顙，聖父母早卒，以是知聖人之杖而稽顙也。葬於魯北泗水之南，洙水之北新塋也。（今曲阜縣孔林）（闕里志年譜）

是時孔子仍居衛。（二次居衛歷五年）孟子曰：

「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孟子）按：據述云：「哀

二年衛靈公卒，衛人立輒。十六年正月衛侯輒來奔，至四月孔子卒。公養之爲輒，無可疑者。……衛人既以制職得罪於靈公，而輒之拒之爲是，則諡之爲孝，亦無足怪者。（洙泗考信錄）又云：「傳記所載，從無孔子與衛孝公問答之語，則是孝公年少，尚未知與孔子相周旋，但孔文子言於君，而致饗餼於孔子耳。是以孟子謂之公養之仕，明非立其朝而食其祿也。」其後魯人以幣召孔子，孔子遂歸魯。（同上）

「附」冬楚伐陳，吳救陳。

六十九歲——魯哀公十一年（丁巳）紀元前四八四年

是年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逆之。樊遲爲右，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是役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左傳論語）

衛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罔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左傳）

季康子問冉有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孔子世家）

是年孔子果由衛返魯。溯自去魯，居外十四年，今始歸父母邦。

子路宿於石門（魯城門），晨，門曰：「奚自？」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論語憲問）

子游爲武城宰，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因問曰：「汝得人焉爾乎？」子游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由此澹臺滅明見于孔子，然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材薄。既受業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子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論語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論語）

時冉有仕於季康子。一日季氏旅於泰山，孔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全上）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全上）」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論語）

伯魚自母喪後，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

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

。」伯魚聞之，遂除之。（禮記檀弓）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按：

閻若璩曰：「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問政亦當在夫子反魯後。

」

孔子雖反魯，但終不得用，見道不行，亦不復有

用世志。且咸自周室衰，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憂

後世之無述也，於是敘書：廢棄古代神話，上紀唐虞

，下至秦穆，斷遠而定近，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

按：書經始於唐虞帝典，終於東周秦誓，後世史書之祖

也。或謂周時有三皇五帝之書，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言有因

孔子年譜稿

。今易繫辭傳述庖犧神農黃帝，至堯舜而止。又兼述後世聖人，是孔子擇三皇五帝書中之要以附於易，其不可爲訓者，皆刪之矣。終於秦誓者，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平犬戎，王不歸舊京以其地賜秦，於是秦始建國。聖人刪書，爲萬世明心學之要，爲天下立政事之準，傳唐虞夏商周帝王之道。孔子刪餘，現存尚書二十八篇。

又與弟子整詩正樂，將舊存三百篇詩，釐正次第之，並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史記）

按：孔子刪詩之說，後儒均以爲不可信，如江永云：「夫子未嘗刪詩，詩亦自有淫聲，而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此史遷之妄說。」近人梁啟超亦云：「左傳所載朝聘燕享，皆有賦詩，所賦的詩，在今本三百五篇以外的很少。吳季札聘魯聽樂，所聽亦不出今本國風，此皆在孔子以前。可見當時通行的詩，不外此數，或者孔子把他分一分類，立出雅頌等名目，或者把次序有些改正，至於詩篇，怕未必有什麼損益。」（孔子）

孔子除正詩外，還要正樂，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書禮樂古稱四術，史記稱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而論語單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蓋樂與詩相依，樂無

經而有譜，史記謂「絃歌之」者，即用譜歌唱之意。

孔子一生極好音樂，故在齊聞韻，三月不知肉味。反魯後復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樂正得所之後，孔子喜曰：「師摯之始，闕雠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惜後世樂譜失傳，古之所謂六藝者，今人只讀五經而已。

世人動謂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訂禮樂，詩書樂已如上述；至於禮經，原分周禮，儀禮，禮記三種；周禮三百，儀禮十七，均爲官書儀注，孔子僅講習禮之精意，是否手訂，尙無確考。至於曲禮禮記之類，皆孔子言之，門人記之，更與孔子制作無關矣。

詩書禮樂，孔子均述而不作，獨易經可謂述而作矣。現存易經，除卦辭爻辭爲孔子以前舊本外，其他：如彖辭六十四，卦象辭六十四，爻象辭三百八十四，均爲孔子所作。此外尙有文言一，繫辭二，說卦一，史遷亦均稱爲孔子手筆，雖不可靠，要之彖傳，象

傳，繫辭，文言，均爲孔子之易學無疑，易經能成爲有系統之哲學，孔子之力也。

按：易始於庖犧氏畫卦，由八卦演至六十四卦，以闡發河圖洛書之要。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皆用之。夏商連山，是以艮卦爲首，殷尙歸藏，易以坤卦爲首。周文王爲殷西伯，被囚於羑里，繫以卦辭，書後天八卦圖，更序卦次，以乾坤爲首，以未濟絕焉。周公學之，復繫爻辭，故周易獨著。孔子最心嗜之，嘗語門人商瞿曰：「此良書也，吾嘗好之，韋編三絕，銜德三折，漆書三箴，然後通其義。」又曰：「一加（古本作假）我數年，五十（二字古本作一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可見孔子對易學之親切也。

是年聖子鯉伯魚卒。享年五十歲。（據史記，及孔庭摘要）（日月失考）孔子杖期服葬於內子亓官氏墓之左，棺而不槨，亦封之爲墳。

七十歲——魯哀公十二年（戊午）紀元前四八三年

是年春王正月用出賦。初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

，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左傳）是年果用田賦。孔子以禮治國之主張始終不變，魯人雖召之歸，亦未能重用之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篇）又如孟子載云：「冉求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夏五月昭公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論語有「昭公知禮乎？」之問）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左傳）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孔子對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爲政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

，孰敢不正。」（顏淵篇）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富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篇）孔子因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矣，其喪！」（憲問篇）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雍也篇）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爲政篇）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曰：「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

也何如？」子曰：「亦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治長）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全上）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禘祭于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諸侯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禮記曾子問）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

，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般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全上）

曾子事親孝，孔子閑居，曾子侍坐，因令其作孝經。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史記弟子列傳）

師冕見：及階，孔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論語）

顏淵季路侍，孔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全上)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

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

小，孰能爲之大。」（論語）

是年哀公會吳夫差於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

，哀公不欲，使子貢辭之，吳乃止。（左傳）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

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

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

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

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

，勿拜也。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

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禮記檀弓）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孔子，孔子曰：「丘聞之，

火伏而後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左傳）

「附」哀公會衛侯宋景瑗於郟。

七十一歲——魯哀公十三年（己未）紀元前四八二年

是年八月廿三日顏淵卒：（享年四十一）孔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孔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哀公將弔於顏氏，問禮於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戶而哭，其恩禮之施不有筴也。淵父顏路請孔子之車以爲淵之槨，弗許，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鯀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門人欲以衆力厚葬顏淵，子曰：「不可。」顏路弗辭，遂厚葬之，孔子慨然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及祥，顏路饋祭肉，孔子自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期而後樂，其喪顏淵如子可見矣。（本論語參與里述問）

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說，往過子賤，問如薨也。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石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家語及論語）史記弟子列傳謂：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卒年憲子方二十五歲。憲子宰單父三年，孔子使巫馬治觀政，是弱冠即宰單父也。子賤生於魯定公七年，至是年二十三。

孔子嘗有疾，季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子路又使門人爲臣，孔子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甯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子死於道路乎？」（論語）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威

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全上）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全上）

孔子栖栖皇皇，奔走一生，終不得志於天下，年老歸魯，又不見用，因傷時無明君，大道難行，故常發感慨悲歎之語。如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非不知天下不可爲，然疾世之固陋，欲行君子之義。（憲問微子）故周游列國，常存待價而沽之意。（子罕）然天下終莫知聖，因道不行，故欲乘桴浮於海。（憲問公冶長）或欲居九夷，（子罕）或在川上見流水，而有「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之歎！孔子雖未得志行道，而不怨天尤人，下學上達，安貧樂道。（憲問）故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又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述而）可見孔子對名利心之淡泊矣。孔子歸魯後，哀公及季康子雖屢問

政，亦終不能用；然其政見因弟子之仕魯而得行於世者，亦不少也。

孔子晚年生活，益感悲苦，喪髮妻死愛子，及親信門人等相繼死亡，孔子或至覆醢，或至慟哭，人生哀痛，蓋無過此；然孔子樂天知命，毫無憂也。

「附」哀公與吳，晉會黃池。

七十二歲——魯哀公十四年（庚申）紀元前四八一年

是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且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乃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子游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至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孔子曰：「天下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游，今非其時

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左傳及家語）

又據公羊傳云：「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

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

袍曰：「吾道窮矣！」（哀公十四年）

初魯有史記，名曰春秋。漢書藝文志曰：「春秋

古經十二篇」。昭公二年，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

春秋。（左傳）韓宣子所見，卽孔子未加筆削之春秋

也。及孔子感獲麟，將魯春秋加以筆削，寓以微言大

義，乃成爲今日之春秋。孔子舉十二公行事，黜之以

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其文約，其指遠，故吳楚之君

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

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罪當世貶

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孔子在位，聽訟文辭，

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蓋其一生之抱負均傾注於此

書。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篇）按：權述謂：「春秋終於獲麟，則成於獲麟之後可知，故次之於此。」（洙泗考信錄）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離婁篇）

以上六經，或爲孔子之筆削，或經孔子之整理，實爲後世所宗仰之聖經也。禮記經解篇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莊子天下篇亦論六經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以上一說最得六經之要領，故附記之。

六經外更有載孔子之道者，卽論語。「論語者，

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載漢書藝文志）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

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朱子集

註引）皇侃曰：「論語者，是孔子沒後，七十弟子之

門徒，其所撰錄也。」（論語義疏敘）此外漢人謂孝經

是孔子作，宋人謂大學是孔子作，均無確據，不可信

。

是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魯，曰：「使季路要我，

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

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

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故孔子

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人之信之也

。（左傳及論語）

夏四月齊陳恆弑其君壬（簡公）于舒州。孔丘三

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

，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左傳）

又論語亦記其事云：「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哀公問孔子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爲政篇）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論語雍也篇）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論語陽貨篇）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遜悌，長而無述焉，

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憲問篇）

「附」仲孫何忌卒。

七十三歲——魯哀公十五年（辛酉）紀元前四八〇年

是年春孟武伯（孟懿子之子）逼成敗，陷於齊。

夏齊陳殫陳之屍過衛，子路於衛孔懷家臣，備莊

公因孔懷以入於孔氏，迫孔懷強嘗之，遂以登臺，

樂甯將飲酒，疾未瘳，聞亂，使告子路，召子羔，駕

車，行而食炙，奉衛侯輓於魯。子路將入，遇子羔，

（衛大夫高柔，孔子弟子，）將出，曰：「門已閉矣。」

子路曰：「吾將至焉。」子羔曰：「不及，不踐其難

。」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

，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人爲也。」子路曰：

「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

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懼，

雖殺之，必或緘之。」曰：「太子無勇，若燔台半

，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

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

」，結纓而死，享年六十四歲。孔子聞衛亂，曰：「

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左傳）哭於中庭，曰：「

天視子天視子！」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

使者，（自衛來）而問故，使者曰：「釁之矣！」遂

命覆釁。（禮記）

孔子適季氏，康子居內，孔子問其所疾，康

子曰：「見之，言終，孔子遂，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

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

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宿於內，是故夜

居於外，雖事之可也，不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家語曲禮下頁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之言禮，何

其尊也？」孔子曰：「某也小人，不足以郊禮。」君曰

：「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某聞之，民之所

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

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

，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

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終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二味，以與民全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自盡，午其衆以伐有道，喪德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禮記哀公問）

孔子閑居慨然嘆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論語）

「附」子服景伯使齊，子貢爲介齊歸成。

七十四歲——魯哀公十六年（壬戌）紀元前四七九年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

孔子年譜稿

之。（禮記檀弓）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全上）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始將死也！」蓋發疾七日而沒。（同上書）

是年周正夏四月己丑（即今陰歷二月十一日。從崔述辨。）孔子卒。（本春秋經傳）哀公誄之曰：「曼天不弔，不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爰殤余在疚

五三

，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左傳）弟子葬之魯城北泗上。（孔子世家）孔處獨要謂：是年六月初九日，葬魯城北泗上，與夫人打官氏合墓。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禮記檀弓）

史記又記其事云：「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

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

（孔子世家）

「附」楚白公勝作亂，葉公入楚，白公自殺。

譜後

本後一年——魯哀公十七年（紀元前四七八年）

是年魯立廟於舊宅，置守塋廟百戶，是爲孔子立

廟之始。

孔子子曰鯉，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

十二，嘗困於宋，曾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

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

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

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魋，年五

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魋弟子襄，年五十

七，嘗爲（漢）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大傅，長九

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

安國。安國爲漢武帝博士，卒臨淮太守丞卒。安國生

印，印生驩。（孔子世系）

卒後三年——魯哀公十九年（紀元前四七六年）

孟子曰：『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

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

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又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

子之服孔子也。』

【門人論贊】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

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子貢曰：『夫子之文

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道，不可得而聞也

。』按：『門人論贊』者，蓋顏淵曰：『夫子卓

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卒後九年——魯穆公十七年（紀元前四八九年）

是年孟軻生，孔子之道，得賴以傳。自孔子歿後

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七十子後，獨孟子之

傳得其宗，知聖人之真者，亦莫如孟子。茲將孟子之

論贊列後，以作本書之結論焉。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公孫丑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

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志也，智則巧也，聖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以上均見孟子七篇內）

卒後二八五年——漢高帝十二年（紀元前一九四年）

是年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廟謁，而後發政。此漢以下祀孔子之始，亦新官到任謁廟之始。

卒後四二九年——漢元帝初元元年（紀元前四九年）

是年元帝詔褒成君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

卒後七三四年——蜀漢帝禪延熙二十二年（紀元後二五七年）

是為魏正始二年，魏帝講論語，祀孔子於辟雍。

卒後七六二年——晉武帝太康六年（紀元後二八五年）

是年論語始流傳於日本。

奉後一一〇五年——唐太宗貞觀二年（紀元後六二八年）

是年太宗帝尊孔子爲先聖，詔州縣皆立孔子廟。

奉後二三八三年——清光緒三十二年（紀元後一九〇六年）

是年清德宗以尊孔爲教育宗旨，宣示天下，升孔

子爲大祀。

奉後二三八九年——民國元年（紀元後一九一二年）

入民國後，因舊禮教與新政有相齟齬處，遂欲將

孔教打倒；此固緣淺見者流，不識孔道之大，亦以爲

非將中國舊教化剷除淨盡，則歐化不能澈底，故不惜

爲此拔本塞源之計。然此一來，國人信奉無從，思想

無核，遂致是非不明，正歧不分。明此義者，僅南海

康有爲一人焉。

康氏曰：「自共和以來，禮樂并廢，典章皆易，

道揆法守，掃地無餘，遂至教育之有司，議廢孔子之

典禮，小則去拜跪而行鞠躬，重則廢經傳而裁俎豆。

……故滅國不足計，若滅教乎，則其國數千年之

聖哲豪傑，懿訓往行，盡滅之，所祖述者皆謂他人父

也，是與滅種同其慘焉。……彼以孔教爲可棄，豈

知中國一切文明，皆與孔教相繫相因，若孔教可棄也

，則一切文明遂之而盡也，卽一切種族遂之而滅也。

嗚呼！中國人而有此也，是何心哉！」（孔教會序）康

氏所言，切中時弊，謹以此數語作本「譜後」之結論

焉。——譜後終——

孔子大事年表

年歲 紀年 大事 記

1. 魯襄公 十月庚子（即今夏歷八月二十七日）孔子

二二年 生於魯。

2. 二世 家世貧且賤。

3. 二三 聖父叔梁紇卒。

4. 二四 年長，身長九尺餘。

5. 二五 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6. 二六 「附」齊景公即位。

7. 二七 「附」弟子顏無繇生。

8. 二八 小學完成。

9. 二九 「附」周景王即位。

10. 三〇 子產爲鄭相。

11. 三一 孔子稱贊子產。

12. 昭公元年 「附」楚靈王弑其主郟敖。

13. 二 「附」晉韓宣子聘魯。

14. 三 「附」鄭子太叔往晉送少姜之葬。

15. 四 十五志於學。

16. 五 「附」弟子閔損生。

17. 六 「附」鄭人鑄刑書於鼎。

18. 七 「附」衛靈公立。

19. 八 與宋之亓官氏結婚。

20. 九 聖子鯉生。充魯委吏。

21. 十 爲乘田吏。

22. 一一 始設教於闕里。

23. 一二 「附」鄭簡公卒，子定公立。

24. 一三 聖母顏氏夫人卒。

25. 一四

26. 一五 母喪三年，行除服禮。

27. 一六 「附」晉昭公卒。

- 28 一七 邾子來朝魯，孔子向其問官制。
- 29 一八 適晉向師襄學琴。
- 30 一九 入太廟與祭，每事問。
- 31 二〇 齊景公與晏子適魯，問政於孔子。
- 32 二一 「附」弟子端木賜生。
- 33 二二 「附」周景王崩，敬王立。
- 34 二三 「附」吳國興。
- 35 二四 適周，問禮於老子。
- 36 二五 去魯，適齊。
- 37 二六 與齊景公相周旋。
- 38 二七 自齊反魯。
- 39 二八 受聘復適齊。「附」弟子顏回生。
- 40 二九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鉄，以鑄刑鼎。
- 41 三〇 「附」弟子陳亢生。
- 42 三一 仍在齊。
- 43 三二 「附」吳伐越。
- 44 定公元年 孟懿子，南宮說始來受業。
- 45 二 至周，觀明堂，入后稷廟。
- 46 三 「附」弟子言偃生。
- 47 四 觀魯桓公廟。孟懿子問禮。
- 48 五 陽虎欲孔子出仕，不應。
- 49 六 陽虎在魯作亂。孔子不仕。
- 50 七 「附」弟子宓不齊生。
- 51 八 公山不狃以費畔召孔子，孔子擬往，未果。
- 52 九 陽虎失敗，政歸季孫。孔子充魯中都宰。
- 53 一〇 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相魯定公。會齊侯於夾谷。
- 54 一一 遊於觀上，始演大同小康之義。
- 55 一二 爲魯司寇墮三都。
- 56 一三 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
- 57 一四 去衛，過匡滯遭匡人謀殺之險。
- 58 一五 魯定公薨。

59 哀公元年 「附」楚伐蔡，蔡遷於吳。吳敗越。

60 二 去衛，赴陳，過宋境，遭司馬桓魋謀殺之險。

61 三 至陳，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62 四 自陳遷於蔡，見葉公。

63 五 備受隱者之譏。

64 六 在陳絕糧，厄於陳蔡之間。自蔡楚反衛。

65 七 仍在衛。孔子向子路發正名之論。

66 八 吳興，為邲故伐魯。

67 九 在衛，適衛司徒敬子卒，孔子往弔。

68 一〇 夫人升官氏卒。

69 一一 由衛返魯。刪書，整詩，正樂，訂禮，贊周

易，作易傳。

70 一二 魯季孫用田賦。魯哀公與季康子等時間政於

孔子。

71 一三 弟子顏淵卒，孔子哭之慟。

72 一四 西狩獲麟，孔子春秋書筆成。

73 一五 子路卒於衛，孔子悼之。

74 一六 聞自己世孔子卒。

